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綠牡丹 第四十一回 離家避奸勸契友

卻說鮑、雷二人正鬥在熱鬧之間，臺下一人大叫：“二人莫動手，我師徒二人來了！”鮑自安、雷勝遠雖都听得臺下喊叫，但你防我的拳，我防你的手，那個正眼向下觀望？消安連叫兩聲，見他二人都不歇手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如不歇手，看我亂打一番！”將腳一縱，上了臺來，將身站在臺中，把他二人一分。鮑自安一見是消安，又仗了三分膽氣；雷勝遠亦認得是五臺山消安，乃說道：“師兄從何而來？”消安道：“法弟現在江南空山之上三官殿居住。昨日聞得鮑居士在揚州掃了播臺，樂家人請人復播，恐鮑居士有傷。特同小徒前來幫助。不意是道兄，都是一家，叫我助誰？故上臺來解圍。”雷勝遠、鮑自安二人棋逢敵手，各懷恐懼之心，又盡知消安師徒之利害，樂得將計就計，問道：“既蒙師兄見愛，敢不如命！”各人穿起大衣。鮑自安邀消安同下播臺，雷勝遠亦要邀樂家去敘談。消安素知樂家乃係奸佞之徒，怎肯輕造其門。遂辭道：“法弟還有別話與鮑居士相商，欲回龍潭，不能如命。”雷勝遠料他與鮑自安契厚，亦不強留。消安同鮑老下了播臺，駱宏勛、徐松朋、濮天鵬三人迎上，各自見禮。鮑自安又謝他師徒相關之情。消安師徒出家人，從不騎牲口，故此大家步行進城，奔徐松朋家來。到了客廳，重新見禮。徐松朋分付預備一桌潔淨齋飯。不多一時，葷素筵席齊備，客廳上擺設二桌：消安師徒一桌，鮑、徐、濮、駱一桌；對廳上仍是四席，那二十個英雄分坐，余謙相陪。酒飯畢，鮑自安告辭。徐松朋道：“今日天晚，明日回府吧！”於是睡下。臨晚，大家設筵，眾人暢飲一回。飲酒之間，鮑自安向駱宏勛道：“樂家這廝，今又破題兒失臉，結怨益深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正是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你駱大爺還有包涵之量，余大叔絲毫難容，互相爭鬥必有一傷。據我愚見，不可在此久住，暫往他處遊玩遊玩，省了多少閑氣，且老太太並桂小姐俱在山東，大駕何不往花振芳家走走。母子相逢，妻妾聯姻，三美之事也！成親之後，大駕再回揚州，妻必隨行；花振芳祇有此一女，豈忍割舍，必隨之而來維揚住家。花振芳離了山東，巴氏弟兄不能撐持，方必連家而來矣。花老妻舅皆當世之雄豪，駱大爺既不孤單，又何懼奸佞之謀害也！”駱宏勛道：“老爹此言，甚為有理，但晚生一去，彼必遷怒於眾及表兄，叫表兄一人何以御之？”徐松朋答道：“表弟放心前去，愚兄有一善處之法：表弟起身之後，我則赴莊收租，在莊多住幾日，樂家請來之人自然散去。非懼彼，實無有與奸佞結怨之意耳！”鮑自安大喜，道：“徐大爺真可謂文武全纜！即此一言，誠為立身待人之鑒也！”遂議定：鮑老爹翁婿、消安師徒明日回龍潭，駱大爺主僕後日往山東，徐大爺後日赴莊收租。飲足席散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早飯後，鮑自安、消安告辭，徐大爺令人將十封銀子取出，交與鮑自安。鮑自安大笑道：“前日與朱彪打賭時，原說買東道吃的。我僥倖贏他，該買東道，我等共食，今已在府坐擾數日，還算不得麼？”徐大爺道：“如此說，老爹輕晚生作不起地主了。即使買東道，也用不了這些，還是老爹收去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如此說來，那有帶回之理，祇當用不完，餘者算我一分贖儀，送與駱大爺主僕一路盤費，何如？”消安道：“此銀諒鮑居士必不肯收。徐、駱二位檀越恭敬不如從命吧。”駱、徐又謝過。鮑自安等四人，帶領二十位英雄回龍潭去了。眾人去後，駱宏勛置了幾色土儀，收拾行李；徐松朋又將鮑老五百銀子捧出，叫駱大爺打入包裹，以做路費。駱宏勛道：“弟身邊赴寧盤費一毫尚未動著，要他何用！”徐大爺道：“此是鮑老爹贖儀，表弟應該收用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如此說，就拿一封。”打入包裹。余謙仍將餘銀送入徐大爺後邊。過了一宿，次日起早，駱大爺主僕奔山東一路而去。徐大爺亦交代帳目、日後家務事畢，帶了兩個家人上莊去了。

不提鮑自安回龍潭，不表徐松朋上莊，且說駱大爺主僕二人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日行至苦水舖，向日靈櫬回南之日，所宿花老之店，余謙還識得，一直走進店門。櫃上人及跑堂的亦都認得，連忙迎接，說道：“駱姑爺來了，快些打掃上房，安放駱姑爺行李！”牽馬拿行李，好不熱鬧。駱宏勛進了上房坐下，早有人捧了淨面水來，又是一壺茶。廚房殺雞宰鵝，煨肉煎魚，不多一時，九碗席面擺上。余謙是六碗葷素，另外一席。駱宏勛道：“一人能吃多少？何必辦這許多！”櫃上人親來照應，說道：“不知姑爺駕到，未預備得齊全，望姑爺海涵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好說。”又問道：“老爹可在家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前日在此過去的，已下江南，親請姑爺去了。難道姑爺不曾會見麼？”駱宏勛道：“水路上面航行遲慢。我自家中起早騎了自家牲口，從西路而來，”那人道：“是了，老爹前說從東路下揚州，故未遇見。”駱宏勛道：“老爹自去，還是有同伴者？”那人道：“同任大爺、巴家四位舅爺，六個人同行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此地離寨還有多遠？”那人道：“八十里。此刻天短，日出時起身，日落方到。”駱宏勛道：“還是大路，還是小路？”那人道：“難走，難走，名為百里酸棗林，認得的祇得八十里。不認得的，走了去又轉來，就走三天還不能到哩。明日著一路熟之人送姑爺去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吃飯之後，又用了幾杯濃茶，店小二掌燈進房，余謙打開行李，駱宏勛安睡。

次日起身梳洗，用了些早點起身。店內著一人騎了一頭黑驢子在前面引路。走了二十里之外，方入棗林地面。無數棗樹卻不成行；或路東一棵，或路西一棵，栽得亂雜雜。都是些彎彎曲曲的小路，駱宏勛同余謙未有三五個轉彎，就分不清東西南北了。駱宏勛問那引路之人道：“此非山谷，其路怎麼這樣崎嶇？”那人道：“治就的路，生人不能出入，且有至死亦不能進莊的。”余謙驚訝道：“怎樣分別？”那人道：“余大叔同姑爺係自家人，小的不妨直告：棗林周圍一百里遠近，故名之酸棗林。祇看無上梢之樹，向小路奔走，便是生路；逢著有上梢，並路徑大者，即是死路。”那余謙又問道：“怎麼小路倒生，大路倒死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小路是實，大路卻有埋伏，乃上實而下虛。下掘幾丈深坑，上用秫秸鋪攤，以土在上蓋之，生人不知，奔走大路，即墜坑中。”

說說行行，前邊到了一個寨子。駱宏勛舉目一看：有數畝大的一片樓房，皆青石砌面的牆壁。來到護莊橋邊，那引路之人跳下驢子問道：“姑爺，還是越莊走，還是穿莊走？”駱宏勛道：“越莊怎樣？”那人道：“此寨乃巴九爺的住宅。越莊走，從寨後外走到老寨，有五十里路程；穿莊走，後寨門進去，穿過九爺寨，不遠就是七爺寨了。過了七爺寨，又到了二爺寨；過了二爺寨，就是老寨，祇有三十里路。不知姑爺愛走近？走遠？”駱宏勛恨不得兩脅生翅，飛到母親跟前，遂說道：“誰肯舍近而求遠，但恐穿莊驚動九爺，未免纏繞，耽誤工夫。”那人道：“姑爺不知，進了寨子，在群房之中夾巷裏行走，九爺那裏得知道！”駱宏勛道：“既如此，繞莊耽擱，穿莊走吧！”那人道：“請姑爺、余大叔下來歇息，待小的進去先拿鑰匙，開了寨門，讓姑爺好行。”駱宏勛道：“使得，以速為妙；且不可說我從此而過。”那人道：“曉得，曉得！”將驢子拴在路旁樹幹上，從路左首旁邊走進去了。駱大爺、余謙俱在此地下馬，也將馬拴在樹上。余謙又把坐褥拿下一床，放在護莊橋石塊之上，請大爺坐下等候。一等也不來，二等也不來，已時到莊，未時不見來開寨門。他主僕二人俱是早起吃的東西，此時俱肚中微微有些餓意。駱宏勛道：“我觀此人說話甚是怪異，此時尚不見來，怎麼這等懈怠，一去就不見回來？”余謙道：“想是他的腹中餓了，至相熟的人家尋飯吃去了。”

正說話之間，猛聽寨門一聲響亮，駱大爺抬頭一看，寨門兩扇大開，走出了三四十個大漢，長長大大，各持長棍，分列寨門之外，按隊而來。駱宏勛心中暗想道：“此事甚是詭異，不曉何故？”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